

黑卷

时代

可以杀死别人，也可以杀死自己

[illegible]

信息时代，最重要的不是信息，而是真相

海岩 著
金凌云

作家出版社

独家

披露

海岩
金凌云^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家披露·黑卷/海岩, 金凌云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32 - 6

I. ①独… II. ①海…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0446 号

独家披露·黑卷

作者: 海 岩 金凌云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4.2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32 - 6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黑
卷

假话和真话 都是锋利的刀
可以杀死别人 也可以杀死自己

.....

.....你不会是卧底吧001.....表哥入会005.....
.....你捐多少020.....普通朋友关系024.....
.....一条裤子的新闻价值051.....我还是回去当发行员吧060
.....屁股决定脑袋097.....没有新闻，创造新闻也要做050
.....拔钉子055.....疑点——发家史070.....
.....寻找捐款人075.....这也是游戏吗076.....
.....四两肉149.....愿赌服输157.....人工呼吸090..
.....一对儿变态203.....善永远大于恶203.....

…”…告别”

一辆小轮车风驰电掣地从高处俯冲下来，哗的一声急停在场地中央。看台上的观众纷纷向即将投入比赛的祝五一报以掌声。

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永川公园里每年一度的小轮车比赛场面热烈。

祝五一开始表演。小轮车仿佛粘在他脚下，任由他腾挪跳跃。一个高难度的空中转体之后，他稳稳地落地滑行。

看台上响起一阵喝彩声。祝五一刹住车，向观众们挥挥手，摘掉头盔，露出一张年轻而俊朗的面庞。

永川教育局会议室里，祝谨玉与一位中年男子隔着会议桌相对而坐。祝谨玉的目光落在桌上，桌上摆着一份《捐资协议》。

祝谨玉说：“这笔钱的用途必须在协议里明确规定，我不希望这笔钱被人挪用。”

中年男子说：“应该的，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我们教育局自然也不敢有任何疏忽。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专款专用。”

祝谨玉在“捐资人”落款处郑重落笔，刚刚写下一点，突然停下，眼里闪过一丝迟疑。

窗外，天空中的乌云正在聚集。风吹树动，大雨将临……

一条石板小路曲曲弯弯地向前延伸着，豆大的雨点打在石板上，响声四起。

祝槿玉撑着伞，向小巷深处走去。

她走进一座蓬门半敞的小院，敲响一间小屋的门。门开了。祝五一站在门口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手里捧着一碗方便面，几根面条还挂在嘴边……

屋里狭小而凌乱。祝五一匆忙整理床上的杂物，试图腾出一个座位。祝槿玉站在他身后环顾四周，暗暗皱眉。墙上贴着许多照片，祝五一在小轮车上的身影神采飞扬。

祝槿玉问：“明天，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”

祝五一摇头：“你们先走吧，周六是我妈生日，我再和她告个别。”

祝槿玉将目光移向床头柜上的一只相框，那是姐姐祝槿澜的遗像。相框里，祝槿澜面含微笑看着他们。祝槿玉目光一震，仿佛被回忆击伤……

回忆的目光穿过青澜河畔拥挤的人群，映出一张张表情凝重的面孔。所有人注目之处，祝槿澜的尸体渐渐呈现出来。她浑身湿透，躺在草地上。苍白的面孔，睁大的双眸……

青澜河畔，晨雾弥漫。一只纸船载着一块洁白的月亮石，从岸边漂向河心。河水渐渐漫过船沿，月亮石随着纸船歪斜着沉入河底。祝五一的脖子上戴着另一块月亮石，光洁耀目。他凝望河水，陷入哀思……

河面飘浮着晨雾，童年祝五一在河畔蹒跚学步，他摘下一枝野花递给母亲。母亲幸福地笑了，亲吻他稚嫩的脸庞……

一列火车呼啸着穿过田野，向中都驶去。窗外的光影在祝五一脸上变幻流动。小城永川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里……

“男孩怎能用女孩的卫生间”

祝五一站在人潮汹涌的中都站前广场上，茫然四顾。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近处的荧幕墙正在播放花花绿绿的电视广告。大都市的喧嚣扑面而来，令

人眩晕。攒动的人头中，一块接站的纸牌显现出来：永川 祝五一。

一辆小车载着祝五一驶离中都火车站，在一座大宅院门口停了下来。祝五一下了车，惊讶地打量眼前这座气度不凡的大宅——暗红的门户，青砖瓦顶，古朴而厚重。显然，这是一个大富之家。

祝五一随接站的司机左新光穿过前院，走进客厅，他好奇地四下打量，只见正墙上挂着一块横匾：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。陈列柜里摆放着一尊奖杯，祝五一凑过去，辨认着杯上的刻字：中都杰出企业家。

“五一。”

祝五一转过身，见方守道和祝瑾玉走进客厅，他恭敬地打了声招呼：“姨父，姨妈。”

三人在沙发上坐下。方守道略过寒暄，直奔主题：“五一呀，你姨妈说，想在中都帮你找个工作，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？”

“我还没想好呢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你喜欢干什么？”

“骑车。”

“骑车？”

祝瑾玉解释道：“他和几个同伴有时候在永川公园里表演小轮车，公园给他们开点工钱。”

方守道说：“哦，骑小轮车只能算是业余爱好吧，男子汉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。五一呀，你觉得……”

祝五一忽然站起来：“不好意思，这儿有厕所吗？”

方守道和祝瑾玉面面相觑。祝瑾玉向客厅门外指了指。

祝五一来到卫生间门口，却发现门被反锁。他在门口来回踱了几步，终于急不可耐地穿过走廊，继续向前走。前方，一间卧房屋门半敞，他探身向房内查看，发现这间卧房的卫生间里空闲无人……

祝五一享用着卫生间，尿声如瀑。他忽然听到身后门把响动，连忙回头。

方舟推门进来，发现里面有人，立即惊叫一声匆忙退出，顺手把门关上了。

祝五一有几分尴尬，又有几分气恼，冲门外说了句：“怎么不敲门啊！”

门外传来方舟的声音：“请问你是哪位呀？怎么用我的卫生间呀？”

祝五一并不理会，不慌不忙地冲了马桶，又不慌不忙地洗了手，才打开门。

看到方舟守在门口，他让开了房门：“你也要用厕所？我用完了，你用吧。”

祝五一绕过方舟向外面走去，使劲地甩着手上的水珠。水珠溅到了方舟的脸上。她下意识地擦了擦脸，一时失语。愣怔半晌，才冲着来招呼她吃晚饭的保姆陈阿姨大声问道：“这人是谁呀？”

餐桌上，方守道向方舟介绍了祝五一：“这是五一，你应该叫他……”

他停下来，似在选择称呼。祝瑾玉轻声提醒：“表弟。”

方守道点点头：“对，表弟，其实你们年龄差不多。”

祝瑾玉向祝五一介绍方舟：“方舟在中都时报上班，是个记者。”

祝五一向方舟点头致意。方舟爱搭不理，看都不看他。祝瑾玉有些疑惑：“方舟，你和五一小时候一起玩儿过，你没印象了吗？”

方舟淡淡地说：“没印象了，我记性不好。”

祝瑾玉有些尴尬，方守道圆场道：“他们在一起时都太小，还不记事呢。”

祝瑾玉问祝五一：“你还记得吗？”

祝五一说：“我不太喜欢和女孩玩儿，我印象中就没和女孩一起玩儿过。”

方舟看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女孩一般也不太喜欢你这种类型吧。”

祝五一故作认真：“我什么类型啊？”

方舟也一本正经：“这我形容不了，反正有你这一类型。”

祝瑾玉笑道：“小时候玩儿你们就总打架，大了还打。吃饭吧。”

两人埋头吃饭。

方守道举起杯子，说：“五一，欢迎你来中都，以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

祝五一连忙举杯。祝瑾玉和方舟也相继举杯，动作有快有慢，表情各不相同。真正感到满足和温暖的，大概只有祝瑾玉了。

晚饭后，祝五一跟着祝瑾玉走进卧室。他打量着整洁宽敞的房间，不无惊喜：“我住这儿，真的吗？”

祝瑾玉点点头，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惹方舟不高兴了？”

“咳！我就是刚才用了一下她的卫生间，她就不高兴了。卫生间用一下怕什么呢，她当时又没用！”祝五一满不在乎地说，一边从背包里拿出一只玻璃箱，放在窗台上。一只小蜥蜴安静地趴在箱子里，似乎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惊惶。

祝瑾玉有点厌恶地看一眼小蜥蜴：“你进别人房间，一定要先经过对方同意，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。再说，人家女孩子的卫生间，你一个男孩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，这是起码的规矩，你不懂吗？”

祝五一不服气：“我就是万不得已了才用的呀。”他又拿出一只“奥特曼”面具，挂在墙上。

祝瑾玉叹了口气：“五一呀，在这儿住，可不能像原来你一个人在永川那样随随便便的了。方舟说是你表姐，其实和你又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，知道吗？”

祝五一点头：“知道。”

祝瑾玉看着他脖子上的月亮石：“你的穿着打扮也要注意，你一个男孩子，挂那么多首饰干什么？”

“这叫月亮石，可以安神的。戴上它，心就可以静下来，就可以睡得香了。”见祝瑾玉面露怀疑，祝五一说，“真的，姨妈，要不你试试？”

祝瑾玉摆手拒绝，移开话题：“你工作的事情，我跟你姨父商量过了，他的意思是让你继续上学，毕竟现在是一个重视学历的社会。”

祝五一连连摇头：“啊？我可不想再上学了。”

祝瑾玉有点不高兴：“你不抓紧学点本事，你说你将来能干什么啊！”

祝五一想了想，问道：“我姨父他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们那么大的公司，让我干点什么都行啊。”

祝瑾玉说：“他们大道公司主要投资房地产。房地产你学过吗？”

祝五一摇头：“他们有没有那种出力气凭感觉就行的工作？”

“有！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出力气就行，你干吗？”

祝五一顿时语塞。祝瑾玉看着他，忽然有些心疼。她放缓语气说：“你先休息，工作的事，回头我再跟你姨父商量一下。”

祝五一随口答应着，将一只相框摆上床头柜，照片中的祝瑾澜笑容开朗。祝瑾玉被那笑容击了一下，几乎不敢正视……

祝瑾澜乞求地看着祝瑾玉。祝瑾玉沉默不语。祝瑾澜眼里的乞求转为绝望，转身离去……

“讨厌”

天亮了。祝五一从床上起来，拉开窗帘，外面下着小雨。他看了看窗台，眼睛立即瞪大了——玻璃箱里空荡荡的，小蜥蜴不见了。

他打开窗户探头查看，看到小蜥蜴沿着外墙向上爬，祝五一皱着眉头嘟囔了一句“讨厌……”，小蜥蜴摇动着尾巴继续向上爬，很快便消失在屋顶。

祝五一匆匆跑进后院，四处张望——后院墙根处，孤立着一间老旧的小屋，小屋的墙边上立着一把梯子。他连忙过去，搬走梯子，没有注意到，小屋的房顶上有位老人……

祝五一回到前院借助梯子爬上屋顶，却不见小蜥蜴的踪影。正疑惑时，忽听楼下传来方舟的一声尖叫。

方舟站在自己的卧室中央，一动不动，紧张的目光斜向肩头。小蜥蜴趴在她肩头，吐着舌头。祝瑾玉和陈阿姨站在门口，都不敢靠近，只是大惊小怪地比比划划：“别动，你千万别动！”

方守道进来，顺手抓起墙角的一罐杀虫剂，大声对方舟说：“你把眼睛闭上，不要呼吸！”

方舟屏息闭眼。眼看杀虫剂即将喷出，祝五一赶到了。他拦在方守道身前，大步走向方舟，从她肩头一把抓过小蜥蜴：“别喷呀，一喷不把它喷死了！”众人皆目瞪口呆。祝五一只顾安抚蜥蜴，“吓坏了没有？行了行了别害怕了。”

方舟惊魂未定。祝瑾玉醒悟过来，大声指责：“谁吓坏了？你看看你把谁吓坏了！”

祝五一这才抬眼看了看方舟：“你没吓坏吧？其实它不咬人。真的，你咬它它都不咬你，不信你看……”

他把小蜥蜴递过去，试图让方舟感受一下它的温顺。方舟连忙闪开，怒喝一声：“讨厌！”

祝五一惊讶地看着她：“你怎么知道它叫讨厌？”

早饭后，祝槿玉叫住正准备去报社上班的方舟，说：“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，想介绍五一去你们报社当记者。你们报社招聘记者，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”

方舟有些惊讶：“祝五一？他当记者，有没有搞错？”

祝槿玉掩饰着不快：“怎么，他不行吗？”

方舟说：“记者可不是谁都能当的，他什么学历，学什么的？”

祝槿玉底气不足：“大专。污水处理。”

方舟摇头：“那不行。”

“记者要什么学历呀？”

“至少大本。”

“那编辑呢？”

“当编辑他更不够格啦。”

祝槿玉不甘心：“那你们报社还有别的什么工作适合他干吗？”

方舟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当总编辑也许行！”

祝槿玉叹了口气：“五一再怎么说是家里人，他没工作，整天在家里呆着更没人管他啦，他有个单位有点事业，人也就会慢慢成熟了。”

“那干吗非得去报社呀？”

“让他去你爸爸的公司，我怕大家都不敢管他。去你们报社吧，至少还有人能管他。而且那儿还有你，你可以多帮助他呀。”

“我可惹不起他。他要是到了我们那儿……我们那儿也没有他能干的工作呀！除非让他去当发行员，他干吗？”

祝槿玉怔住了：“发行员？”

祝五一随即被叫进客厅，面对方守道和祝槿玉询问的目光，他有些茫然：“发行员是干什么的呀？”

方守道说：“发行员，就是每天骑车去送报纸，你干吗？”

祝五一眼睛一亮：“骑车？骑车我拿手呀，我干。”

祝槿玉无奈地看着方守道。方守道看着祝五一，眼神里似有欣赏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后院忽然传来陈阿姨大呼小叫的声音：“老左，你一直蹲在房顶上淋雨呀？谁把你梯子撤了呀？”

“梯子？糟了……”祝五一转身跑了出去。

“哎，五一，跟你说正事呢……”祝槿玉追到门口，祝五一已不见踪影。她看着方守道，满脸无奈，“太不懂事了。”

方守道安慰道：“年轻人莽撞一点可以理解，慢慢来，我看五一这个性子，是块可塑之材。”

“既解精神之渴，又解身体之渴”

祝五一穿着一件印有“中都时报”字样的马甲，跟着罗站长从发行站里出来，向堆放在门口的几大桶纯净水走去。

“……不许迟到，不许早退，进入客户家要先戴鞋套。否则，客户一旦投诉，是要扣你奖金的，你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。哎，罗站长，咱们不是发行报纸吗，怎么改送纯净水啦？”

“这也是咱们发行站为社会服务的一项业务。咱们是既送精神，又送物质，既解读者的精神之渴，又解读者的身体之渴。”

他们走到一辆三轮车跟前。罗站长拍拍车座：“怎么样，这车会骑吗？”

祝五一满脸失望：“啊？骑这个呀？”

晨昏交替。祝五一无精打采地蹬着三轮车，在大街小巷来回奔波，几天下来，便已疲惫不堪。

这天晚上，祝五一陷在卧室的沙发里，呆呆地盯着电视。祝槿玉心疼地安慰他：“少年不吃苦，老来事无成。你姨父说了，这是有意锻炼你！”

祝五一抬抬眼皮：“这得锻炼多久啊？”

“这才几天呀，你就烦啦？你先干着，要干还得干好！听见了吗？”

祝五一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。祝槿玉正要走开，又想起什么，返身叮嘱他：“你每天送水上街，要是遇到什么新鲜事，就给方舟打个电话。”

“给她打电话干吗呀？”

“她是记者，需要新闻线索呀。”

“新闻线索？她自己不会找呀。”

“不是一家人吗，互相帮助呀。”

祝五一翻翻眼睛：“一家人？我跟她又没有血缘关系。”

“有没有血缘关系也是一家人。你应该主动对她好，听见了吗？”见祝五一闷声不语，祝瑾玉提高声调，“听见了吗？！”

祝五一这才应了句：“听见了。”

…”…要找记者的人，通常不会轻易杀人”

祝五一蹬着三轮车穿过大街。一辆警车从他身后呼啸而过。他转过一个路口，见前方几辆警车堵住路面，很多人围在道路两旁驻足观望。

他停下车，好奇地挤到警戒线前，向前张望，顿时大吃一惊。只见一个黑衣男子倚在墙角，一只手紧紧勒着一个年轻女子的颈部，另一只手握着尖刀，刀刃对准了她的喉头。歹徒非常紧张，汗流满面，持刀的手不住地哆嗦。女人质表情痛苦。在他们对面，一个老警察谨慎而缓慢地向前移动。

歹徒大声喝道：“退后！”

老警察站住了，用商量的口吻说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，咱们谈谈，好不好？”

歹徒大喊：“你给我退后！”

他用力勒了一下女人质的脖子。女人质气息惊恐，无力挣扎。老警察连忙后退两步：“好，我退后，你不要伤害人质！”

歹徒继续大喊：“快把记者叫来！”

“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了记者，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别着急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咱们可以先谈谈。”

“我不跟你们谈，我只跟记者谈。快去叫记者！”

“你跟记者谈和跟我们谈是一样的……”

歹徒粗暴打断：“你别废话！你给我听着，我再等五分钟，记者要是还不到，你们就后悔去吧！你给我退下去！再退！”

老警察无奈地后退。围观群众一阵骚动。警察们一边维持秩序，一边紧张地注视着现场。一个负责现场指挥的警长手持对讲机，正在低声部署。高处，两个狙击手已悄悄就位，用瞄准镜对准了歹徒。

另一条马路上，堵塞的车辆排起了长龙。一辆中都时报的采访车身陷其中。方舟、萧原和韩振东坐在车里，表情焦急却无可奈何。韩振东自言自语：“农民工讨薪？不对，讨薪都是爬塔吊，干吗劫持人质呀？”他扭头问萧原，“萧主任，您认为会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萧原不理他，只是焦急地看着前方的路况。韩振东转头又问方舟：“方舟，要不咱俩赌一把，看看到底……”

方舟打断他：“你怎么什么都赌呀！也不分个时候！”

韩振东还想说什么，萧原忽然开口了：“韩振东，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”

“这还用看，塞车呗。”

“塞车我看不见吗，我让你看看前面到底出了什么事。”

萧原表情严肃语气坚决，韩振东只好打开车门，不情不愿地下车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韩振东回到车里，向萧原汇报情况：“两车刚蹭，谁也不肯让谁。等他们吵完了，那边是死人是击毙，估计也该散场了。”

萧原刚要开口，方舟的手机响了。她接起来，有点厌烦地说：“五一，我现在很忙……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哪个现场？你带相机了吗？好，你先帮我们拍几张照片，拍清楚点。”

方舟挂断电话，萧原立即问道：“谁在现场？”

方舟说：“我表弟。”

祝五一挂了电话，奋力挤到警戒线前，举起相机对准了歹徒和女人质。人群涌动，镜头不稳，歹徒和女人质在取景框里晃来晃去。他按下快门，查看一下拍摄效果，并不满意，又举起相机继续拍摄。一个警察忽然闯进取景框，指着他喊道：“别拍了。说你呢，别拍了！”

祝五一放下相机的瞬间，发现警察身后的歹徒似乎也在注意地看他。

在警察干预下，围观群众纷纷后退。祝五一随着人群向后退去。他转过身，露出衣服背面的四个字——中都时报。他退了几步，转过身再次举起相机。晃来

晃去的镜头里，歹徒忽然伸出手，指着他大吼：“你，过来！”

围观群众一阵骚动。祝五一浑然不觉，他按下快门，然后低头查看拍摄效果。

歹徒再次大吼：“那个记者，叫他过来！”

祝五一抬头四顾，才发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他。他呆呆地站着，不知所措，直到一个警察过来，把他带到警长身边。

警长低声问他：“你是中都时报的？”祝五一点点头。警长面露欣喜，“太好了！希望你协助我们，去跟歹徒谈谈。”

祝五一愣住了：“啊？”

“你别紧张，要找记者的人，通常不会轻易杀人，估计他是想申诉什么事，所以危险不大。”

“可我不是……不是记者。”

警长指着他的马甲上的“中都时报”字样：“你不是中都时报的吗？”

祝五一结结巴巴：“我是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“你是中都时报的不是？”警长打断他，祝五一点头。警长说，“是就行，你上去就说你是中都时报的。”

围观群众忽然一阵惊呼。祝五一和警长转头看去，歹徒勒紧了女人质的脖子，尖刀逼近。女人质徒劳地挣扎。一名警察手执扩音喇叭，大声劝说：“我们正在请记者过来，你先把刀松开，我们保证不开枪。你保证人质的安全，我们就能保证你的安全！”

歹徒大喊：“我看到记者了！是你们把他拦住的。你们别拦着他，让他过来！”

警长看着祝五一，语速加快：“你看，他已经把你当成记者了，不会怀疑的。你上去就问他什么事，你听他说，他要求什么你先答应下来，只要他把人质放了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祝五一意识地点点头。警长推着他向前，继续交代：“好！你慢慢走，沉着！我们保证你的安全，他只有一把刀，你别靠太近他就伤不着你！”

祝五一迈开步子，懵懵懂懂地向前走去。在他的身后，围观群众议论纷纷：有人上去了！是个记者！不可能，这时候肯定不让采访，肯定是公安的便衣。

歹徒向走近的祝五一大声喝问：“你是记者，还是公安的便衣？”

祝五一鼓起勇气，指着胸口的“中都时报”字样：“你看，我是记者！”